

新疆多元文化特征探析

刘 明

(新疆师范大学汉语教育学院, 新疆乌鲁木齐 830054)

摘 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这种多民族聚居的格局是历史上众多民族长期融合、发展的结果。与多民族长期融合、发展的历史相联系,逐渐形成了多元的民族文化,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语言与宗教文化的多元化。

关键词: 新疆;多元文化;探析

中图分类号: G127(4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 - 3638(2009)02 - 0094 - 05

The Analysis on Characteristics of Xinjiang Multi-culture

LIU Ming

(Educatio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uqi 830054, China)

Abstract: Xinjiang Uighur autonomous region is a place of multi-ethnics. Such a kind of ethnic type is the result of mutual-absorption as well as mutual-fusion and making oneself indispensable to the big family of the Chinese nation. Most important of all, linguistic and religion are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culture.

Key Words: Xinjiang; multi-culture; analysis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目前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共有 49 个民族,其中有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塔吉克、锡伯、乌孜别克、满、达斡尔、塔塔尔、俄罗斯等 13 个世居民族。这种多民族聚居的格局是历史上众多民族长期融合、发展的结果。与多民族长期融合、发展的历史相联系,逐渐形成了多元的民族文化特色。新疆多元文化特征的主要表现是语言与宗教的多元化。

一、语言的多元化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聚居地,也是印度、波斯、希腊、中国世界四大文明的荟萃地。同时,新疆也是我国历史上使用过语言文字最多的地区。我国著名学者季羨林先生谈到西域时说:“新疆在全世界上是惟一的一个世界四大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全世界再没有一个这样的地方。”^[1]作为各民族

相互交融和经济、文化相互交流的工具,语言文字在此裂变衍生,得到充分的发展。新疆语言文字充分体现了世界文化交融荟萃的特点,也充分体现了该地接受外来文化的能力和包容性。新疆语言文字的最大特点是丰富多彩,其多元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各种语言文字数量多,是新疆语言多元化的基础和保证

新疆历史上使用过三十多种语言、二十多种文字,其数量是任何其他地区所远远不能比拟的。

历史上在新疆繁衍生息的古代民族(或部族)有三十多个,先后在当地使用的语言有 30 多种,主要有匈奴语、犍陀罗语、于阗塞语、汉语、焉耆-龟兹语、突厥语、粟特语、^[2]回鹘语、中古波斯语、吐蕃语、蒙古语、满语等。

“文字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3]当地使用的文字也有二十多种,主要有汉文、佉卢文、^[4]焉耆-龟兹文、于阗文、突厥文、粟特文、叙利亚文、回鹘文、吐蕃文、摩

匈奴,作为公元前 3 世纪末至公元 2 世纪中叶统治西域的游牧民族,语言很丰富,却没有文字(《汉书·匈奴传》)。匈奴语谓天为“撑犁”、子为“孤涂”等。

吐蕃文是书写吐蕃文献所用的藏文,又称古藏文,语言属汉藏语系。公元 7 世纪,吐蕃崛起于青藏高原,662 年开始进入西域,与唐朝争夺西域统治权。8 世纪末 9 世纪初,吐蕃占领西域。866 年,由于本土内乱,退出西域。吐蕃在西域统治半个多世纪,对西域的语言文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吐蕃语文一度成为塔里木盆地南部诸国的官方语文。

收稿日期: 2009 - 02 - 20

作者简介: 刘 明(1981—),男,新疆喀什人,讲师,硕士,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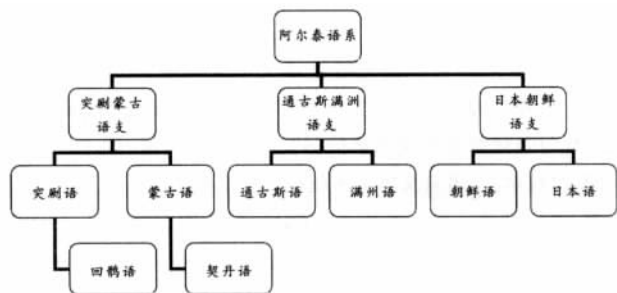
尼文、波斯文、哈卡尼亚文、察合台文、契丹文、回鹘蒙古文、托忒文、八思巴文、满文等。

这些语言文字大多使用范围较小,时间较短,流传不广,有的已经消亡,有的融合到其他语言文字中。影响比较大的是回鹘文和察合台文。回鹘文是近现代胡都木蒙文、托忒文、满文、锡伯文的源泉;察合台文是现行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的源头。而汉语言文字则是新疆有文字记载以来,唯一贯穿西域历史的语言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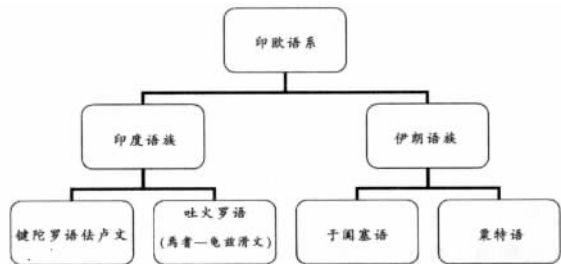
2. 语言系统多,是新疆语言多元化的关键

世界上四大语言系统阿尔泰语系、印欧语系、汉藏语系、闪含语系在新疆都有代表。

突厥语、回鹘语、维吾尔语、蒙古语、满语等属于阿尔泰语系,并分属于阿尔泰语系之下的三个语族,即突厥语族(突厥语、回鹘语、维吾尔语等)、蒙古语族(蒙古语)和满-通古斯语族(满语)。许多著名的语言学家认为,属于阿尔泰语系的语言彼此之间有着亲缘关系,有着共同的起源,并称之为“阿尔泰共同体”。^[5]阿尔泰语共同体的语言有如下的发展顺序和历史分类:



键陀罗语、吐火罗语、于阗塞语、粟特语等属于印欧语系,并分属于印欧语系之下的印度语族(键陀罗语、吐火罗语)和伊朗语族(于阗塞语、粟特语)。用图示表示如下:



键陀罗语佉卢文是一种用阿拉美字母书写的拼音文字,表达的是印度西北部键陀罗语。公元初,佉卢文成为贵霜王国(今巴基斯坦境内)的官方文字。公元2世纪后半叶,传入西域于阗,3世纪传入鄯善(今若羌),成为当地的官方文字。鄯善等地东汉时行用汉语文,此时接受佉卢文和印度俗语,学者们推测可能是一批贵霜王国居民因战乱移民至此,他们人多、文化高,因而对当地的语文产生了重大影响。5世纪以后,佉卢文在西域消亡。

于阗语是和田地区古代民族使用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族的一种方言。由于操这种语言的民族是塞种人,又称于阗塞语,简称于阗语。于阗语文字是印度婆罗迷字母的一种中亚变体。于阗文晚于汉文和佉卢文,约通行于公元5~10世纪(或说4世纪已出现)。1006年喀喇汗朝灭于阗王国,伊斯兰教取代佛教,回鹘语亦逐渐取代于阗语,于阗语文字成为“死文字”。

粟特文是记录粟特语的文字,由阿拉美文发展演化而成,又称窠利文。粟特语言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东伊朗语支,至少在公元前6世纪已盛行于中亚泽拉夫善河流域。粟特文约于公元13世纪蒙古人进入中亚后废弃。粟特是一个擅长经商的民族,曾在中亚国际商路上起着十分重要的中介作用,粟特语因此成为中亚地区的通用语文,并对一些民族和国家的语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契丹语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契丹文是记录契丹语言的文字。契丹文分契丹大字和小字。大字是参照汉字而成,因不适合契丹语多音节词比较多和语法中有粘着词尾等特点,又参照汉字和契丹大字制成契丹小字。契丹小字为拼音文字。

汉语、吐蕃语属于汉藏语系,并分属于汉藏语系之下的汉语族(汉语)和藏缅语族(吐蕃语)。

阿拉伯语、叙利亚语属于闪含语系,并同属于此语系之下的闪含语族。

3. 文字来源多,是新疆语言多元化的历史依据

新疆各种文字大约有五种来源:(1)焉耆-龟兹文、于阗文、吐蕃文、八思巴文来源于“印度婆罗迷文”;(2)佉卢文、粟特文、突厥文来源于“波斯阿拉美字母”(回鹘文、回鹘式蒙古文、托忒文、满文、锡伯文受粟特文影响);(3)哈卡尼亚文、察合台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来源于“阿拉伯字母”;(4)契丹字来源于“汉字”; (5)俄罗斯字来源于“斯拉夫文”。

4. 语言文字的发展变化与政治、经济、文化休戚相关,是新疆语言多元化的主要原因

(1)宗教文化对新疆语言文字的影响最大。梵文、摩尼文、叙利亚文、阿拉伯文作为四大宗教的圣语文字传入西域是这种影响的一种表现形式,伴随伊斯兰教传入的阿拉伯字母最终取代了婆罗迷文主导的格局,则是这种影响的更深刻的表现形式。

(2)经济影响为其次。粟特语文的传入,是经济影响西域语言文字的一个典型。它不仅增加了一个语种文种的数量,而且影响了一整串文字链条的诞生,其作用无论如何也不能低估。汉文、摩尼文的传播也或多或少与经济的需求直接相关。

(3)政治的影响则每个时期都存在。汉语文、古藏文、契丹文、蒙古文、满文作为各个时期统治王朝的语文加入了西域语文的洪流,并且在各种语言文字上或多或少打下了烙印。各个时期各种文种的文献上,汉文几乎都以双语或夹语的面貌出现,是这种影响的典型表现。

5. 双语现象是新疆语言多元化的集中体现

(1)键陀罗语佉卢文与汉文。于阗、鄯善都有佉卢文、汉文双体并存的考古文献。如于阗流通的汉佉二体钱,正面用汉文篆字标志币值,背面用佉卢文标明国王的尊号和名字,是于阗王国双语并存的典型;鄯善楼兰出土的东汉锦,上有汉字“延年益寿大宜子孙”,边幅有佉卢文“频婆室利可陀之锦(价值)百万”,是鄯善王国双语并存的证明。

(2)于阗语文、汉文与吐蕃文。于阗文始终与汉文并用,后期还与吐蕃文并行。出土文书中,于阗文、汉文、吐蕃文并存已能说明问题,出土文献中还有汉文、于阗文对应书写的双语文书。如策勒县达玛沟遗址所出土 7 件公元 755~790 年间的“六城”百姓缴纳丝绸帐簿和军事戍防文书,就是用汉文、于阗文对应书写的。不少于阗语文献还夹用汉文,如《于阗王致曹元忠书》中,于阗王尉迟输罗向其舅沙州(敦煌)大王曹元忠报告 970 年(天尊四年)于阗对喀喇汗王朝的宗教战争获得胜利,信函末尾大书汉文“敕”字(还有两个相应的于阗词 Parau——敕),信尾和纸缝共钤九方汉文“书诏新铸之印”。有些于阗语明显译自汉语,如以“si”音结尾的于阗佛寺名称就译自汉语的“寺”。于阗语文献还有长史、节度使、宰相、都督、判官夫人、大德、世尊等名称,也是采用汉语的官称和尊称。于阗语文献中的“同庆”、“天尊”、“天兴”、“中兴”、“天寿”等年号,显然也是仿汉制的年号。

(3)吐蕃语文、于阗文和汉文。吐蕃在西域实行与唐羁縻制类似的管理体制,在语言方面允许吐蕃文、于阗文、汉文同行并用。吐蕃这个政策有利于发展西域的新文化,保护西域的传统文化。^[6]

(4)焉耆-龟兹语文与汉文。焉耆-龟兹语文献中,焉耆语资料都是手抄本,龟兹语材料除此(占绝大多数)之外,尚有木简、壁画题记和石窟铭刻,数量较多。《大唐西域记》卷 12 载:屈支(龟兹)国“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现存焉耆-龟兹语文虽以印欧语系婆罗迷文为特征,但外来语甚多。据研究,其与印欧语系的伊朗语族、日耳曼语族、斯拉夫语族等都有相同相似之处,与非印欧语系也有某种关系,这种关系主要表现在语言结构和借词两个方面。以汉语为例,汉语中有吐火罗语借词,反之亦然。《隋书·音乐志》讲七声:“一曰娑力,华言平声,即宫声也。”第一个字就是龟兹语(或通过龟兹语变来的印度字)。汉文“沙门”或“桑门”亦出自焉耆语。早期(东汉、三国)汉译佛典中的佛教术语,都并非直接译自梵文或巴利文,而是通过吐火罗语等古代中亚民族语言的媒介而来。吐火罗语借自汉语的例子亦颇多,如 cane 是汉语的“钱”,tau 是汉语的“斗”,sakse 是汉语“烧酒”,^[6]等等,不胜枚举。操焉耆-龟兹语文的民族生活在西域,西域是古代世界文明的交汇之处,其语文与其他民族语言发生关系是必然现象。

(5)突厥语文、粟特文与汉文。新疆发现的突厥文文献主要为米兰所出突厥文军事文书,吐鲁番地区鄯善县吐峪沟所出突厥文写本残卷,交河故城附近洞窟所存突厥文题记。新疆还有其他文字拼写的突厥语文献,如伊犁、库车、吐鲁番

等地所出土的突骑施汗国钱币,文字为粟特文,语言为突厥语。吐鲁番发现的“代人”汉文木牌,背面“人”字亦用粟特文突厥语写成。新疆还出有 79 件婆罗迷文突厥语文献,等等。

(6)回鹘语文与汉文。回鹘文文献很多是双语文献,如明代《高昌馆来文》是回鹘文、汉文合璧,《高昌王都木萨里修寺碑》、《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重修文殊寺碑》、《乌兰浩木碑》等也都是回鹘文、汉文合璧。

总之,汉语文自公元前 2 世纪传入新疆以来,历经两千多年,虽然各个时期行用范围和程度不同,但一直沿用不废,是有文字记载以来,唯一与西域历史相始终的语言文字。

可见,新疆的语言文字以 8~9 世纪葛逻禄、回鹘两个部族入居为界限,可以分为两大时期。前期是印欧语、婆罗迷文字及汉语文占主导地位时期;后期是阿尔泰突厥语、阿拉伯字母和阿拉伯字母文字占主导地位时期。前期按地域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塔里木盆地北部(包括东部),主要是印欧语系吐火罗语和婆罗迷文的斜体文字焉耆-龟兹文及汉语文流行;塔里木盆地南部,其先(约 2~4 世纪)主要是印欧语系犍陀罗语佉卢文及汉语文流行,其后(约 5~10 世纪)主要是印欧语系塞语和婆罗迷文的直体文字于阗塞语文及汉语文流行。后期按时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公元 9~14 世纪。此时虽然都是操突厥语的回鹘族为统治阶级,但由于宗教不同,政权对立,语言文字亦不统一。东北部高昌回鹘王国奉行佛教,以突厥语回鹘文为官方语言文字,西南部喀喇汗王国奉行伊斯兰教,以突厥语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哈卡尼亚文为官方语言文字。第二阶段为 15 世纪至今。此时伊斯兰教成为整个天山南部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前一时期两种书面语并存的局面让位于统一的书面语——察合台语。其后,察合台语又历经老、新维吾尔语的变化,最终形成现行维吾尔语文。

在这两千多年发展过程中,新疆作为世界四大文明的荟萃之地,其他语言文字也在此流传使用。粟特语文作为最古老的国际通商语文,公元以后在此行用,并影响了突厥文、回鹘文,甚至蒙文、藏文、满文的形成和使用。突厥文作为操突厥语民族的原始语文亦曾一度通行无阻。此外,吐蕃古藏文、西辽契丹文、蒙古三种文字(回鹘式蒙文、八思巴文、托忒文)、清朝满文都在一定的时期和范围内通用。四大宗教圣语文梵文、摩尼文、叙利亚文、阿拉伯文也在此留下了痕迹。近现代,由于民族迁徙、文化发展,新疆则主要流行多种语言和汉文、维吾尔文、蒙古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锡伯文和俄罗斯文七种文字。由此可见,新疆语言的多元化体现在各种语言文字数量多、语言系统多、文字来源多,其发展变化与

突厥人曾用粟特语文作为官方的语言文字。回鹘汗国建立后,也以粟特语文为官方语文。后来,回鹘人在粟特文的基础上创制了回鹘文。回鹘文以后演变成回鹘式蒙文,回鹘式蒙文派生出满文,满文又成为锡伯文的原型,粟特文是这些文字的基础或源头,十分典型地反映出西域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关系。

20 世纪初在新疆发现一种用中亚婆罗迷斜体字母书写的文字,这种文字记载了两种印欧语系语言。两种语言词汇和语法差异不大,但呈现了方言的不同,于是学者们根据他们出土地点的不同分别在吐鲁番、焉耆发现者为焉耆语,在库车发现者为龟兹文。文字亦分别称做焉耆文和龟兹文。以前学者称前者(焉耆语)为吐火罗语 A 或甲,或称东吐火罗语;后者(龟兹语)为吐火罗语 B 或乙,或称西吐火罗语。焉耆-龟兹语文大约行用于公元 3~9 世纪。

政治、经济、文化紧密相关及双语现象等方面。

二、宗教的多元化

宗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古老而又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也是至今依然存在并对社会各方面都产生重要影响的客观现实。说宗教是文化现象,主要在于一方面宗教本身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宗教通过各种方式渗透到文化的各个领域,进而对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多种宗教文化的存在、演变及相互交融,有助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反之,则会造成文化的衰败。因此,谈及新疆文化的多元化就不能不论述宗教的多元化现象。

自古以来,新疆就是一个多元文化、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新疆地处东、西交通要道,又是多民族聚居地区,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形成了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多彩。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新疆各族人民一方面以开放的胸怀吸收着外来文化,并不断地融合、创新,进而创造出绚丽多彩的地域文化,丰富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宝库;一方面她又向外部世界传输着中华文化,在中外和东西文化交流中起着桥梁作用。外来文化或西方文化,特别是多种宗教,首先传播到了西域,然后由西域再传播到内地或其他地方。

1. 宗教文化多元化表现之一:多种宗教文化的存在

在新疆历史上,曾经有过众多不同的宗教,原始宗教、萨满教、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先后在新疆传播。

在外来宗教传入以前,新疆古代居民信仰由原始宗教发展而成的萨满教。在新疆一些少数民族中,至今还程度不同的保留着原始宗教和萨满教的观念和遗俗。约在公元前4世纪前后,产生于波斯的祆教(俗称拜火教)首先经中亚传到了新疆。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祆教在今吐鲁番地区尤为盛行,当地设有专门机构和官员对祆教进行管理。

约在公元前1世纪前后,佛教经今克什米尔传入新疆。魏晋南北朝时期,于阗、龟兹、疏勒等地,寺院林立,僧侣成群,不仅成为当地的佛教中心,而且成为内地僧人取经的地方。著名的西域僧侣鸠摩罗什、佛图澄、菩提流支等作为一代佛教大师,饮誉中原。在这一时期,随着汉人不断迁入新疆,盛行于内地的道教传入西域,而摩尼教、景教则由波斯经中亚也传入了新疆。这样,新疆就形成了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多种宗教并存的局面。

公元9世纪末10世纪初,伊斯兰教由中亚首先传入新疆南部地区,在通过宗教战争推行到和阗以后,不断发展。至16世纪初,伊斯兰教最终取代佛教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成为维吾尔等民族信仰的主要宗教以后,这些民族原来信仰的祆教、摩尼教、景教在新疆逐渐消失。只是到了明末清初,由于卫拉特蒙古的兴起,藏传佛教逐渐成为了

与伊斯兰教并存的两大主要宗教。18世纪以后,基督教、天主教相继传入新疆,佛教、道教和萨满教在新的形势下,则有了新的发展。所以,直至近代,新疆仍然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

形成新疆多元文化、多种宗教并存的局面原因很多,但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一是多民族聚居分布格局。^[7]不同的民族,操有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采用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信仰不同的宗教,这种情况使新疆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形态。

2. 宗教文化多元化表现之二:多种宗教演变的历史阶段性

新疆地区宗教的演变和发展大致经过了四个不同的阶段。

(1)从原始宗教到多种宗教并存时期。根据考古学资料,原始社会时期的新疆居民已经产生和信仰了原始宗教。大约从公元前4世纪起,盛行于东方和西方的一些宗教,就沿着丝绸之路陆续传入新疆。这些外来宗教与新疆本地的原始宗教一起,逐渐形成了多种宗教文化现象。

(2)以佛教为主的多种宗教并存时期。公元前1世纪,佛教经克什米尔首先传入新疆于阗(今和田地区)。不久,又经中亚传入疏勒(今喀什地区)。此后佛教沿着丝绸之路南北两道传播到且末、若羌、莎车、叶城、库车、阿克苏、焉耆、吐鲁番、哈密等塔里木盆地周围各个绿洲。佛教在传播的过程中,祆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等也传入新疆,由于这些宗教都没有能够取代佛教的地位,所以这一时期新疆仍然继续维持了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阶段,历时一千多年。

(3)佛教和伊斯兰教同为主要宗教并存时期。在这一阶段,伊斯兰教通过对和田的宗教战争,逐渐将佛教势力排挤出南疆地区,形成南疆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北疆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格局。而这一阶段的早期各种宗教都比较活跃,后期则发生了较大变化,伊斯兰教不断壮大,祆教、景教、摩尼教则日趋衰微。这一格局大致维持了6个多世纪。

(4)以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为主导的多种宗教并存时期。16世纪初,伊斯兰教在东察合台汗国的强制推行下,最终取代佛教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在这一阶段,由于维吾尔等民族接受了伊斯兰教,原来主要由这些民族所信仰的宗教,如祆教、摩尼教、景教等便逐渐在新疆消失了。佛教、道教只是在汉族中流行。17世纪初,卫拉特蒙古人接受藏传佛教后,佛教又在北疆地区兴盛起来。此后,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也相继传入新疆。

自古以来多民族、多元文化并存的状况,决定了新疆历史上和今天多宗教并存的格局。在多宗教并存的历史中既有政教分离、和平共处的一面;也有长期对峙角逐,甚至有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宗教战争”。后者的背景是世俗政权出于借助宗教维护其统治和扩展政治势力的目的,实行政教合一,采

也有学者认为,历史上,新疆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演变:第一阶段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格局;第二阶段是佛教与伊斯兰教并立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格局;第三阶段是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格局。马品彦:《新疆多种宗教并存格局的形成与演变》,《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5,(4):43~49。

取宗教“圣战”,在扩张政治势力的同时,相应的宗教的信仰也随之推向更为广泛的地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统治阶级宗教政策的变化,各个宗教的社会地位也在发生变化。一种宗教因统治阶级的推行兴起了,另一种宗教因统治阶级的压制衰落了;原有的宗教消亡了,新的宗教又传入了。但是,不管各种宗教如何兴衰更替,各个宗教地位如何变化,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却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即多元宗教文化始终散发着顽强的生命力。

3. 宗教文化多元化表现之三:同一民族不同时期宗教信仰的不同

新疆的汉族曾经信奉过佛教、道教、祆教以及天主教和基督教;维吾尔族曾信奉萨满教、摩尼教、佛教、伊斯兰教;哈萨克族信奉过萨满教、佛教、景教、伊斯兰教;柯尔克孜族信奉过萨满教、喇嘛教、伊斯兰教;塔吉克族信奉过祆教、佛教、伊斯兰教(什叶派)。满族、蒙古族、锡伯族等民族均信奉过萨满教、喇嘛教。因此,可以说新疆宗教文化,是多民族共居与多种宗教并存的人文特色的具体体现和反映。

总结新疆宗教的多元化特征,我们看到:多种宗教文化并存的事实、多种宗教演变的历史和同一民族不同时期的不同宗教信仰状况,这样的变迁和发展过程也深刻地反映了新疆文化的多元性。因此,学者们指出“一教为主、多教并存”始终是新疆宗教演变的基本格局。

三、小结

总之,新疆文化的发展大致经过了多元文化的汇聚、多元文化的发展与交流、多元文化的融合、多元文化并存格局

的确立四个阶段。新疆文化的汇聚和发展是不同时期文化交融的必然结果,也是新疆文化之所以灿烂夺目的重要原因。文化的产生是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不同的地理环境 and 经济形态是导致文化出现差异的主要因素。应该说,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人类创造的宝贵遗产,是人类为适应特定的地理环境而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通过对多元文化的解读,特别是通过对新疆多元文化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且深入地看到这一点。

参考文献:

- [1]季羨林.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212.
- [2](日)羽田亨.西域文化史[M].耿世民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49~53.
- [3]林梅村.松漠之间:考古新发现所见中外文化交流[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23.
- [4]吴 燎.汉唐时期塔里木盆地的文化[A].余太山.西域通史[C].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217~221.
- [5]迪木拉提·奥迈尔.阿尔泰语系诸民族萨满教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1~2;(苏)巴斯卡科夫.阿尔泰语言及其研究[M].莫斯科,1981.
- [6]季羨林.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M].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254,254.
- [7]苗普生,田卫疆.新疆史纲[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13;马大正.新疆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西域研究,2006,(2):7.

责任编辑: 邓 刚 责任校对: 徐书生